

《大公报》的文艺副刊

——纯文学的芳草地

陈燕霞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市, 100024)

摘要：如果说《大公报》的正刊是一架灵敏的照相机，拍摄着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那么它的副刊可谓是纯文学的一片芳草地了。以“文学保姆”自诩的萧乾一直拥有这样一个理想：让手中所办的副刊成为千千万万个文学青年自己的园地。1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想，《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于20世纪30年代在沈从文、杨振声以及萧乾等众多优秀编辑的主持下，变成了北方文坛的重要阵地，在这里诞生了许许多多文学史上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在这里催生了许许多多文坛上的文学巨匠，这里可谓是文学的芳草地啊！

关键词：《文艺副刊》 纯文学的芳草地 自由独立 超脱文艺

中图分类号： G210.9 **文献标识码：** A

正文：

对于副刊的定义，《辞海》中给出这样的定义：“一般指报纸上刊登文艺作品或理论文章的固定版面。”²戈公振也曾这样指出过：“吾意副张之材料，必以文艺为基础。”³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以其独特的形式渗透到新闻领域，其产物便是文艺副刊。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一枝独秀，在当时社会生活一片荒芜之中，能够给读者以心灵上的滋润，如春风化雨般启迪思想。沈从文、萧乾主持下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更是秉承了《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为了保持其在读者中的“不偏不倚”，副刊体现出了“超然”的特点。⁴《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也由此走入了文学界的领地，得到了广大文人们的青睐，成为了纯文学的芳草地，形成了自由独立、远离革命和政治的京派作家阵营。

一、沈从文与杨振声时期的《文艺副刊》

沈从文、杨振声这两位作家接替了在国学大师吴宓手下创办的已经失去了读者、较为高深死板的《文学副刊》，并对其进行了耳目一新的改革，为与之前的相区别，将其改名为《文艺副刊》。

杨振声在第一期便写下《乞雨》一文，表明了《文艺副刊》的文学立场、内容、和风格的明文宣言。在文中，杨振声强烈地表示文学应该是自由的，是具有独立性的，有自己的规

¹ 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1939年）[A].大公报人忆旧[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6.

² 《辞海》，1979年版，副刊条

³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版

⁴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2001年5月，华文出版社，第330页。

律和价值。⁵同时，沈从文也创作出《文学者的态度》一文，为自己所主编的刊物进行了一番明确的定义，这篇文章与杨振声的文章互相呼应，提出了“文学者应该遵守自己‘事业的尊严’，不能作文学的票友和白相人，以独立的人格和勤勉的态度从事写作才是文学者应有的态度。”⁶秉着这样的一种态度，沈从文在《文艺副刊》上发表杂论、散文、评论以及与青年作者和读者的通信，这里寄托了他的文学乌托邦之梦，也记录了其独特的文学观和超然自由的办报理念。

具有“文学洁癖”的杨振声和沈从文更是不赞同在《文艺副刊》上将文学和政治相结缘。所以当你在阅读《大公报》时，前面的版面也许纷纷与政治先挂钩，满满地都是时事政治的相关内容；但当你阅读到《文艺副刊》时，你将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这里只是纯文学的芳草地，心灵的休憩地。他们认为文学家和政治家各有分工，政治家是不断奔波于各种形形色色的活动中，而文学家就该投身于文学创作、追求高尚艺术之中。

《文艺副刊》也确实按照理想规划的路线在行进，并最终成为了一个具有浓重文学气息的芳草之地。每周两期的《文艺周刊》逐渐地去除掉吴宓时代学究气十足、典雅庄重的学术论文，逐渐地刊登纯文学类的作品。只看文章不看人的沈从文，鼓励青年作者不断地创作，并对他们的作品做出具有建设性地修改。甚至为了激发写作灵感、活跃写作气氛，沈从文会定期举办一些聚会，期间会邀请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名家，如鲁迅、朱自清、巴金、老舍、朱光潜，让他们与年轻的作家进行思想上的讨论与交锋，在这其中，年轻作家萧乾、何其芳、卞之琳更是沈家的座上常客。由此，《文艺副刊》上刊登了大多是年轻作家的新作品，如萧乾的《蚕》、李健吾的《书呆子》等等。《文艺副刊》成为了这些文坛后起之秀施展才华的绝佳之地，也因此成为了当时文学界的一个雄踞之地。

二、萧乾时期的《文艺》

在沈从文的引荐之下，文艺青年萧乾成长为了《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的总编辑。出生悲苦却始终坚持半工半读的萧乾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在经过沈从文的指导之后，作品的文学水准逐渐地上升。萧乾童年时代的贫苦生活又使他的作品与社会人生并不脱节，他对人性的关注始终有着童年经验的影响，在这一点上决定了他和沈从文的相知，而且他对沈从文的作品也有着一种艺术感悟上的强烈共鸣。⁷这大概也是两人在办报理念上相近的原因吧，都是真正的文学喜好者和文学信仰追逐者。

以“文学保姆”自诩的萧乾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变原来《小公园》的编辑方针，明确与原来的界线。将《小公园》这一副刊办得风生水起的何心冷将该刊定位为综合性的文艺副刊，主要以休闲和趣味为主。但对于文艺青年萧乾来说，他的志向和兴趣并不在于此，于是他将《小公园》重新定位为纯文学性副刊。萧乾在《小公园》上刊登发刊词性质的长信《致

⁵ 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2006年5月，山东书画出版社，第34页

⁶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1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第40页。

⁷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1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第48-49页。

文艺生产者》，在文章中他提出了这样的收稿标准：“好的文章，像一切好看的艺术品一样，一看便能辨认得出。像尊名窑出的瓷器，好的文章有一种光泽，也许是思维的透彻，也许是想象力的奔放，在死的文字丛间焕放着最美的光芒。”⁸正是这样的洞察力，萧乾将《小公园》塑造成了文艺青年欣赏高雅的文学作品的圣地，这对于提高民众的精神品位也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于此同时，《小公园》又增设了三个特栏，分别是：“书报简评”、“文艺新闻”、“读者与编者”。“书报简评”可谓是最为重大的一个突破，该栏目评论的都是刚刚出版的新书，比如老舍的新书《离婚》出版没多久之后，就已经有了相关的评论。此外，曹禺的《日出》还有过一次“集体评论”，真可谓是十分之活跃。“文艺新闻”一栏主要是报道国内各地的文艺活动，萧乾充分地发挥了报纸副刊的时间优势，把海内外的文艺界结成了一种“书面连串”。⁹“读者和编者”主要是编者和读者之间的一个交流方式，目的就是为了和读者加强交流和联系，向读者宣传其思想主张。这三个特栏的增设，丰富了《小公园》的整个版面构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萧乾主编《小公园》期间，一直得到恩师沈从文的大力帮助，沈从文经常讲《文艺副刊》中的一些优秀的稿件，在征得作者同意之后，推荐给萧乾，刊登在《小公园》上。两人在办副刊方面的思想十分地相似，两份刊物也正逐渐地走向趋同，就连其拥有的作家群都是一致的。在这期间，巴金、李健吾、叶圣陶、林徽因、朱光潜等文学大家都给了《小公园》莫大的帮助，他们用自己的文章逐渐地妆点这《小公园》，促使其成长。

由于两份副刊内容的趋同，以及沈从文对于高负荷工作的吃力，他决定将这两份副刊合并成为一份刊物，改名为《文艺》，并有萧乾来进行主编。此时的《文艺》秉承了《文艺副刊》的思想、风格，但却比《文艺副刊》更具有青春、活力，这主要是和萧乾这个年轻人息息相关，他是一个富有青春活力的年轻人，他是一个质朴纯真有理想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富有激情和热情的年轻人。有学者曾这样评价：“《文艺副刊》在艺术上，崇尚超然，沉醉于艺术的”希腊小庙，远离尘世喧嚣。而《文艺》以一种年轻编辑的活力和热情，这对时代风潮投去更多的关注。”¹⁰正是《文艺》副刊的这种定位，使它成为了富有激情的青年作家的阵地，在这里他们可以随意地发表自己对于文学的看法、对于艺术的看法，这里真可谓是他们精神的栖息地、灵魂的芳草地！

三、京派作家中的文坛巨匠与《文艺副刊》

有人戏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文坛上“南辕北辙”的现象。¹¹上海文坛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充满了火药味和喧哗，但是北京的文坛则出现了以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

⁸ 《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年3月30日《大公报·星期文艺》津版第25期。

⁹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1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第52页。

¹⁰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年11月，河北教育出版社，第52页。

¹¹ 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2006年5月，山东书画出版社，第53页

艺副刊》为主阵地纯文学的芳草地，他们直面人生，只谈文学，不谈政治。他们向往超然淡泊、通达宽厚、和谐优雅的传统文品；在艺术上，强调严肃虔诚的艺术态度，注重形式和技巧，信仰想象和感觉，提倡性灵和感悟；在作品中追求纯美的艺术境界、精致灵慧的语言和圆润静穆的意境。¹²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们运用丰富的情感和想象、优美灵动的文字谱写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作品。新老作家坐在一起进行心灵的领悟与交流、不谈政治、不谈商业、只谈艺术、只谈文学，这是这样独立、自由、优雅、温和的气氛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的作家。有人曾这样说过：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托起了“京派”文人群，他们以《文艺副刊》为阵地，进行学术思想上的交流，诞生了一部又一部时代的巨作。沈从文、朱光潜、废名、萧乾、李健吾、卞之琳、何其芳、周作人、朱自清、林徽因、凌叔华、曹禺等人都是著名的京派作家、文坛上的巨匠。之所以将他们划为一个派别，就是因为他们的志趣相投、风格相近，有人曾这样评价过：京派文人把对生命的体悟、人性的认识、时代的感慨全部纳入尊重文学艺术性的前提之下。¹³他们这些人都是共同出入于《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为其写稿件，与此同时他们还经常通过一些聚会聚集在一起讨论文学和人生，构成了 30 年代独特的一道风景，成为了当时文坛的风云之地。

之所以说《大公报·文艺副刊》是纯文学的芳草地还表现在大公报的文艺奖学金上。该奖项的获奖者都是对文学艺术造诣极高的作家，他们也许在年龄和资历上尚浅，但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是想象丰富、讲究文学的抒情性、在艺术上可谓是十分精致的。正是基于对文学艺术的推崇，为社会上的文学青年提供了一个十足的发展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并且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家。

【结语】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沈从文、杨振声和萧乾的主持下发展成为了一个纯文学性的副刊，这里是一个给文艺青年十足发展的空间，堪称是“纯文学的芳草地”。它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大的推动作用，它在历史的进程之中是一颗最闪耀的星星。

参考文献

- [1] 萧乾.我与大公报(1935-1939年)[A].大公报人忆旧[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6.
- [2] 《辞海》,1979年版,副刊条
- [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版

¹²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2006年5月，山东书画出版社，第56页

¹³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2006年5月，山东书画出版社，第65页

- [4]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2001 年 5 月，华文出版社
- [5] 杜素娟《沈从文与大公报》，2006 年 5 月，山东书画出版社
- [6] 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2004 年 11 月，河北教育出版社
- [7] 《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1947 年 3 月 30 日《大公报·星期文艺》津版第 25 期

-- **Pure literature of grass**

Chen Yanxia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024)

Abstract: If the Ta Kong Pao's journal is a sensitive camera, shooting a society 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ulture, so it is a pure literary supplement a piece of grass land. The "literary nanny" as Xiao Qian has always had such an ideal: let the hands do become a literary youth supplement thousands on thousands of their own garden. It is based on this ideal, Ta Kong Pao Literary Supplement in the nineteen thirties in Shen Congwen, Yang Zhensheng and Xiao Qian and many other outstanding editor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important position, become the North literary world, many literary history of enduring works of excellence was born here, a lot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master gave birth to here, this is a literature of grass land!

Keywords: Literary supplement

Pure literature of grass

Free and independent

Detached Art